



>>>> 您现在的位置: 文贝网 >> 学术著述 >> 中外著述 >> [文学范围内研究](#) >> 正文

◆ 也谈“20世纪俄语文学”的新架构

热荐 ★★★

也谈“20世纪俄语文学”的新架构

作者: 陈建华 转贴自: 《俄罗斯文艺》 点击数: 1103 更新时间: 2004-4-30 文章录入: 旷云

☐ 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

近读周启超先生《“20世纪俄语文学”：新的课题，新的视角》一文，颇有所获。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架构，这一概念和架构至少在三个方面，即它的独特的涵盖面、它的以文学为本位的取向和它的反对以新神话覆盖旧神话的立场；给人以启发。

当然。我们面对的是一座颇具现代气息的宏伟大厦的蓝图，要使这一蓝图变成现实还需要切实的努力和使之完善的深入的探讨。这里我想就上述三个令我感兴趣的方面谈谈看法，以求教于启超先生和诸位同好。关于“20世纪俄语文学”的涵盖面。我觉得，与此有关的首先是启超先生在文中交替使用的“20世纪俄语文学”和“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两种不同的提法。这两种提法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涵盖面的不同。但是，这样的交替使用极易给人造成概念把握不定之感。为了避免这一点，也为了使提法更科学，我建议新的文学史的总框架应统一使用“20世纪俄语文学”这样的提法。毫无疑问，俄罗斯作家在20世纪使用俄语的作家中占据主体地位，但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提法客观上无法涵盖那些在或不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中”运用俄语写作的非俄罗斯作家。我们应该正视这样的史实：20世纪在这块欧亚大陆上出现过特殊的文化氛围，出现过存在了70多年的苏联这么一个拥有100多个民族而又相对统一的文化空间，出现过一大批具有双语优势和受过两种文化熏陶的优秀的，甚至具有世界影响的非俄罗斯作家，如艾特玛托夫、贝可夫等。不涉及这些作家的创作或将这些作家归入俄罗斯文学的范畴加以考察，显然是不合适的。

此外，启超先生文中把“显流文学”、“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作为架构大厦的三块“基石”，我觉得这一看法很有见地。后两者不再作为前者的点缀物而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构想。当然，这一构想也有可进一步推敲之处。这倒不在于以此作为文学史框架会造成不妥的问题（因为文中并无此意，其基本框架仍是以文学进程本身所显示的阶段性为基本参照的。文章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前作为新文学史构架的第一阶段，所谓“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期”，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在于怎样使这三块“基石”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当我们看到“基石”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名字时，不能不产生某种也许是杞人忧天之虑。“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概念本身当然包括涵盖面的扩大，但它决不等于以量取胜，过多的罗列和铺陈反而会模糊它的总体面貌，这一概念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强烈的整体意识和追求系统质的愿望。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对驳杂的文学现象作出严格的审美选择。也只有通过对那些最大限度地体现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精神，即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历史使命感，并不屈不挠地追寻着人类的终极目标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的整体把握，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与相关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才能真正凸现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艺术精髓以及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关于以文学为本位的取向。这里涉及到的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从启超先生将此具体化为“以文学语言为本体，以诗学品格为中心，以文化精神为指归”的表述中，可以见到他的匠心。当然，文学的本位观，现在谈的人多了，可是要将这种观念真正体现在研究中并不容易。这一点在中国的俄语文学研究界表现得也很明显。谈文学尤如谈政治的现象时有所见。可见，针对难以从旧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的状况，再大声疾呼一番仍属必要。不过，话又说回来，文学的本位观并不等于我们的研究只能在“由‘语言机制’而‘诗学品格’，再由‘诗学品格’走向‘文化风范’”的三级中穿行。语义分析、形式批评、文化学研究等角度固然有益，而社会学批评，甚至政治学研究等角度也仍有它的价值。因为文学本身是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它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存在，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它都有渗透，

因此只要我们摒弃这类研究中曾出现过的庸俗化的、以狭隘的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弊端，那么它们仍不失为切入文学现象的有用的方法。它们可以和其他方法相辅相成，构成多元互补、生动活泼的局面。

关于反对以新神话覆盖旧神话的立场。在为新文学史奠基时，我觉得强调这一立场是必要和及时的。由这一立场，我还想到我们是否应该更明确地提倡一下确立“中国学派”的问题。20世纪俄语文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俄罗斯和美英法日等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著述。这些著述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偏颇之处也随时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当然不能缺少独立的，不人云亦云的气度，不管在新构架的确立，还是在对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现象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上，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和科学求实的学术眼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史才能避免成为前苏联或今天的俄罗斯或西方学者撰写的文学史的翻版。

同时，我认为，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很有必要听听一些老专家关于加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建议，杨周翰先生在谈到中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文学史的不足时指出：“最不够的是外国文学和我国古今文学的联系。”“我们写的外国文学史常把外国文学当作一个客体对象，好象自然科学家对待他的研究的对象那样，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泾渭分明。”钱钟书先生也提出要把“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当作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将“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视作“20世纪俄语文学”研究的总体架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应是“中国学派”的题中之义。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20世纪中俄文学的这段交汇史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页。俄语文学不仅占“五四”至90年代中国全部外国文学译介总量半数以上，而且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一种内在需要的制约下与其保持了“持续的结合”。这种结合尽管从总体上导致了文学潜力的勃发，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对整个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特别是当代中俄文学关系的全方位的扫描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学者的肩上。

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了几本有份量的俄苏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严谨的态度和翔实的资料，展示了俄苏文学发展的历史。尽管这些著作在体例框架和研究方法上尚无大的突破，但对中国俄苏文学研究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困扰起了重要作用，显示了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新的水平。今天我们在架构新的文学史体系时，应该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20世纪俄语文学”的蓝图是诱人的，充满着勃勃生机。只要我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以不懈的努力协力开拓这块天地，那么蓝图终将变成可喜的现实。

（原载《俄罗斯文艺》1994年第4期）

※ 上一篇文章： 中国早期的俄国文学思潮和文学研究

※ 下一篇文章：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一)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 相关信息

RELATED

◆ 信息评论

COMMENT ON

最新10条： 评论与本站立场无关！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版权申明](#)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Copyright © 2005 Cowrie.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沪ICP备05056240号 联系：E-mail: cowrieweb@Gmail.com

文 贝

